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老成典刑之言

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
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
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
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

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
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
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
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
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
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
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
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
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

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端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鄙當上殿而前而陛下獨以本任關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臣也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關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關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

當成邊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
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
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
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
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
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
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
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俸上殿欲少效愚忠
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

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
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
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
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
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
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
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
旁者無心故也若人主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
漢景帝卽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

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
敢復言兵武帝卽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
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
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
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
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
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
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
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

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
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
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
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
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
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覲萬
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
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
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

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
言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常醫中醫雖未盡盡知小疾為害久矣雖知而
藥式今天下雖未大命實無大藥古人云齊民要術
為難憂太早不患師事也日則矣耳又聞為難收
收兼三宗之壽不且以時望齡中此購之也下之
土不同享太平之味俱與盡南山之計不且以時望
然於觀此而計對觀之於天不且於對不亦無利

轉對條上三事狀

並關經國之大者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
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
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
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閑礙臣以此知
明庶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

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
 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
 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
 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僞非苟而已臣伏見陛
 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
 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
 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
 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
 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

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况
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
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
不居爲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
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
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
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
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
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

今國家當
採此言之

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人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讐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

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屬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爲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旣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

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

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
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
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
位極則賊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
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
爲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
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汭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
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
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

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此弊與今時
不相及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
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
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
無失職之嘆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
考試武官卽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
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
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
雖有一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嘆亦使人人